

邪派高手 庸人倾心打造

射雕时代

SHEDIAOSHIDAI
中国首部骗术小说
射雕，南方骗界切口。雕有大雕、雏雕、白雕、黑雕，一旦你成了雕儿，便在劫难逃！



庸人◎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射雕时代

SHE DIAO SHI DAI

庸人◎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射雕时代 / 庸人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

出版社,2006

ISBN 7-80673-853-3

I. 射... II. 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9684 号

射雕时代

作 者: 庸 人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申 强

美术编辑: 美 慧

封面设计: 画儿+晴天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7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853-3/I·401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序

畅销书作家的崛起 001

引子

被杀的感觉 003

第一部 光辉岁月

第一章 驴人乡 009

第二章 金钱眼 021

第三章 钱神论 035

第四章 人生之路 051

第二部 走四方

第五章 一路射雕 069

第六章 一刀平五千 089

第七章 我们的阿波丸 107

第八章 以联合国的名义 123

141	第九章 北京的金山上
-----	------------

第三部 人世间

163	第十章 一山二贼
183	第十一章 生与死
200	第十二章 神龟虽寿

第四部 一只小小鸟

218	第十三章 男男女女
237	第十四章 野渡无人
256	第十五章 金盆洗手
276	第十六章 名人效应

293	尾声
-----	----

299	后记
-----	----

序

——畅销书作家的崛起

老百姓需要他们喜欢的书，他们喜欢了，书就畅销了。我敢断定：《射雕时代》就是这样一本畅销书。

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如果说电视收视率高低与小说畅销滞销应属同一类概念的话，那么，当年《戏说乾隆》一出来，不但收视率奇高，而且诱发了十几年辫子戏的此起彼伏，究其原因，是把个大清皇帝写成了“打架泡妞”的高手，好看；而《射雕时代》是把一个出类拔萃的大学生塑造成“骗人泡妞”的高手，你说能不畅销吗？

时下，在出书这一行中有两个“上口率”很高的词儿：炒作、包装。意思差不多，无非是说书籍印刷如何精美豪华，宣传造势如何甚嚣尘上，行销手段如何奇绝过人，但这都是书外的功夫。出书这一行的确被市场经济搞活了，但这一行的关键还在于你手里有没有好书。一个人被很多人喜欢，叫做有“人缘”；一本书被很多人喜欢，叫做有“书缘”。有书缘的书就是好书，好书加上市场营销，就是畅销书。

那么，畅销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我想至少要具有四大素质。

其一，题材要有群众基础。小说《射雕时代》写的是骗子生涯，不能叫题材，充其量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却也可归类于都市生活题材。改革开放的确让中国经济发展，国力日强，世界瞩目，但也沉渣泛起，泥沙俱下，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之类。当下的中国人谁没有上当受骗的经历？有，那这部小说就有了群众基础。人们在痛恨骗子之余，谁不想知道骗子是怎么策划骗局？怎么实施骗局？骗了以后他们都干什么？甚至还想知道，这些骗人的人是不是也受过骗？如此等等，在《射雕时代》里都能找到答案，以警自家乃至亲朋好友来日不再上当受骗。小说里的事就是老百姓最想知道的事，就是老百姓身边发生过或正在发生的事，老百姓能不喜欢看？世道人心嘛！

其二，语言要群众喜闻乐见。写老百姓的事，得用老百姓的词儿，老百姓读着近乎，他就爱看。作家庸人打小儿住在北京南城胡同里，听叔叔大爷讲百姓的人生百态，奇闻怪事，等自个儿成了“叔叔大爷”，身边的发小也就都能掰扯点杂闻趣谈了。有心的庸人把这些“胡同语言”广为收集，打造使用，能不诙谐、幽默、嬉笑怒骂尽在其书中吗？理论家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至理名言。而畅销书的语言必须是老百姓常说常听的那些词那些句，而且比他们常说的更流畅，更滑稽，更纯粹，等你书出来了，老百姓还爱逗出来添油加醋地到处白话。我把这种状态叫畅销书的语言艺术。

其三，故事要群众闻所未闻。小说是叙事的艺术，你讲出的故事人们爱看才是好小

说。你的情感喷射、审美情趣、叙事手段与老百姓合上拍了，老百姓才爱看；否则，满肚子学问，满脑袋故事，不会叙述，讲出来平平淡淡、干干巴巴，就全白搭了；或者浑身的责任感，满腹的政策、哲理，写出故事，躲躲闪闪，唯恐不深不透不周不全，也让人腻歪。作家庸人是个编故事的能手，你听过的故事，没准他编得既悬乎又可信；你没听过的故事，他讲出来一样感情充沛，离奇曲折，让你不能不跟着他的铺排往下看。这样讲述的故事是不是都可以叫“闻所未闻”呢？你身边的故事，你却闻所未闻，你能不买本来看看？这书就有了“书缘”。

其四，人物要群众似曾相识。这一点特重要。你写的人物，老百姓全不认识、没见过，不关他的事，他为什么要看？老百姓不喜欢，书卖给谁呢？反过来，你书中的人物：有窝囊的像他的街坊王大爷，有蛮横的像他的领导张经理，有工作狂像他儿子的班主任李老师，甚至那个独身女人像他老婆的妹妹，那个刚下海的小子就像他自己……你看他想知道这些人物的命运和结局？这样的书他不买一本看看才怪呢！这大概是“文学就是人学”的魅力所在吧！作家庸人笔下的人物，我不敢说有多么深刻，但个个鲜活，都是咱身边似曾相识的人。经过作家的重塑，这些似曾相识的人更透亮了，有的惹人喜欢，有的招人痛恨，甚至有的催人泪下。

这四大素质来自作家的真诚和勤奋。你把心掏给老百姓，老百姓就喜欢你的书。崛起中的畅销书作家们，正在用自己取之不竭的情感资源，真诚地为老百姓构建着他们喜闻乐见的情感世界。

理论家们的文学分类（自然包括小说）有若干种。按品质分：有雅文学（或称纯文学、高雅文学）和俗文学（或称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之说；按作者性别分：有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之说；按读者年龄分：有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之说；还有一种我至今没弄明白的分法，把文学分为主流文学、大众文学、精英文学。百花齐放嘛，都是可以的。但我干编辑出版的年头长了，最爱把文学用畅销书和滞销书分类，于是就有上面这么一套自认为是理儿的理儿。成不成理儿，咱一块儿等着读者们验证吧！

是为序。

李荣胜

（李荣胜，原作家出版社副社长。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引子 被杀的感觉

人类是先学会杀死同类,然后才开始相互照顾的,因为打碎一颗头颅远比保护一颗心脏要容易多了。

灯灭了。

老四海突然产生了一种被杀的感觉。

周围是彻头彻尾的黑暗,不分轻重的黑暗,暗藏杀机的黑暗……

老四海知道,人类是先学会杀死同类,然后才开始相互照顾的,因为打碎一颗头颅远比保护一颗心脏要容易得多。自己早先的确是“杀”过一些人,但现在他已经学会关照别人了,为什么还要被杀呢?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将囚衣一件件工工整整地叠好,战战兢兢地放在枕头下面。衣服上是不能出褶皱的,正如人脸上不能出现皱纹一样。然后他把内裤也脱了,蹑手蹑脚地压在褥子下面,唯恐没有压平整,又用手胡噜了几把。再之后老四海麻利地钻进被窝,双腿舒舒坦坦地伸展开去,脑袋立刻发沉了。睡觉应该是一天中最放纵的时刻,无论那被窝是温暖的还是冰凉的,只要一钻进去灵魂便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这一刻老四海觉得自己又是个人了。

老四海今年正好四十岁,皮肤保养得如十几岁的娃娃,光溜溜的,一丝一毫的麻点都找不出来,老四海认为这与自己光着睡觉有一定关系。老四海喜欢这种纯洁的感觉,一旦钻进被窝,一旦接触到光滑的肚子、浑圆的屁股和汗毛稀疏的大腿,他就觉得自己如婴儿一样,什么也没干过。

此时牢头老大悄悄溜过来,坐在床边,五只手指头跟五把尖刀似的在老四海身上从头到脚地一切,好奇地问:“舒服吗?”

老四海说:“舒服。”

牢头思索着道:“为什么要光着睡?”

老四海说:“这叫一级睡眠,飞行员都这么睡,恢复得快。”

牢头狠狠骂了一句:“妈的,我看着就舒服,我怎么就没想起来要光着睡呀?”说着,他在自己身体上胡乱抓了一把:“不行,今天晚上我也脱光了睡。”

老四海微笑道:“光着睡最舒服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光着睡。”

牢头大奇道：“你小子还上过高中呢？”

老四海不服气地说：“我还上过大学呢，我在大学里学了一年半的中文，后来我就把他们开除了。”

牢头恍惚地晃了晃脑袋：“那，那你小子是怎么进来的？”

老四海说：“我把我女朋友给卖了。”

牢头火山爆发似的大笑起来：“你放屁。”

“真的，卖山西去了，后来她自己又跑出来了。真的！我要是放屁，我儿子生下来就烂屁股。”老四海的口气极为认真。

牢头道：“你还能有儿子？”

老四海叹息着说：“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我把我女朋友卖了，我跟我老婆结婚了，我们俩已经有孩子了，但我女朋友把我告了。”

牢头使劲晃悠着脑袋，艰难地说：“我不大明白。”

老四海说：“我也是不大明白，全明白了我还能进来吗？所以我现在想写一本书，就写写我自己。”

牢头大是钦佩：“我就佩服能写书的主儿，你写吧，我支持你。谁要是敢欺负你，我就跟他没完。”

老四海满怀感激地说：“你真是好人。”

牢头忽然狞笑起来：“进监狱的还他妈有好人！”

牢头走了，老四海又开始琢磨写书的事。

老四海写书的直接原因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广大读者能从他的行骗经历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来，更不敢砸天下同道的饭碗。他知道，自己写书完全是为了儿子。

老四海和老婆方竹结婚快一年了，老婆怀孕也有八个月了。政策规定不允许医院鉴定孩子的性别，但政策没规定不允许医生创收，老四海私下里塞给医生两千块钱，医生就偷偷告诉他：“你放心吧，是个大儿子。”方竹兴奋过度了，又给电视台打了电话，电视台的记者答应还要来，为他们这对传奇夫妻做后续报道。

孩子生下后，记者们还真来了。俗话说：事不过三。这是电视媒体第三次采访老四海夫妇了，而老四海又忘了戴墨镜和口罩，终于在电视上被人家认出来了。现在官司算是摊上了，幸好老四海这几年里也做了不少善事，万一老底让大家全部揭穿了，可就不是简单的贩卖人口啦。

老四海的刑期是八年，他为此感到庆幸，因为自己的行骗生涯前后持续了将近二十年。可法院才判了八年，如此算来，我老四海赚了。

老四海琢磨着，自己将来的财务状况很难有保证。但已经出生的儿子怎么养活呢？人生下来就得吃喝拉撒呀。小时候公社书记到生产队调查家底时总要问：“你们队里有几口猪，几口人？”当时老四海就想明白了，猪和人都是论“口”算的，既然论“口”算就得大吃大喝，就得开销无数，就得……反正是“口”不填满，人绝对得不了安生。但猪是生产工具，能卖钱，能吃肉，人呢？老四海的确卖过一个人，但那是犯法的。所以老四海在法庭上就决定要写一本书，然后卖给书商，然后挣大钱。老四海有理由相信，自己当骗子是一流的，当作家也应该是一流的，至少不会比那个庸人差！

但这本书从何写起呢？老四海放羊似的放纵着自己的思想，一下子就放纵出二十多年。

我老四海为什么要当骗子呢？是不是应该和草儿有些关系？或许开头应该是这样的：

草儿与老四海是初恋情人。不对，情人应该有性行为，可他们俩并没有发生性关系，不应该算成情人关系，这属于诬蔑，也是犯法的。老四海前思后想，最终断定自己的肉体虽然没有和草儿发生过性行为，但思想上的确和草儿上过床，而且不只一次，所以这本书的开头还应该是草儿。

草儿是老四海的初中同学，她像山里的小草一样普通。老四海一看见她，心里就痒痒，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

草儿不是那种爱招摇的女孩子，她总是默默地听老师讲课，默默地看老四海回答问题，默默地等待下课的钟声，默默地发育成一个大胸姑娘。山里人是不戴胸罩的，所以草儿拼命想用布条把双胸勒回去。但青春如勃发的火山，只要草儿一站起来，汹涌的波涛便潮水一样涌过来，冲得老四海东倒西歪、战栗不已。

虽然那年老四海只有十四岁，但他早就知道男女之间的那点儿事。

老四海的母亲在大队猪场里养过猪，他七岁时就见过老母猪和年轻的公猪配种，那个场面是蔚为壮观，惨烈异常。老四海当时就想明白了，公猪和母猪是这样的，那男人和女人应该也是差不多的，这就叫做举一反三。之所以老四海上学的成绩一直是公社里最好的，估计与他爱思索的天性有关。

老四海虽然见到草儿就会有生理反应，但初中的三年里他们俩居然就没说过几句话，一直到毕业。

后来老四海考上了县高中，草儿回到村里了，分手那天他郑重送给草儿一个笔记本，写了些不着边际的催人上进的话。草儿哭得眼睛都肿了，却还是没说出什么来。

高二时他听说草儿和同村的一个青年结婚了，老四海想像着那头公猪趴在草儿身上的情景，是越想越生气。晚上想这事便气得受不了了，干脆在被窝里把裤衩脱了。

写到这儿，老四海知道自己错了，草儿与他光着睡觉的习惯有关，但与他的行骗经

历无关。看来这个开头不大成功，对，既然不是草儿的事，那就应该是花儿的事了。

这本书应该从老四海上大学的时候写起，开头是这样的：

学中文的老四海并不是书呆子。

花儿是老四海的大学同学，老四海那年正好二十，风华正茂，各项身体功能都处于最佳时期。花儿和老四海是老乡，区别是她家住在省城，父母是干部，老四海则家在农村，爹妈是卖苦力的农民。花儿并不漂亮，太瘦了。看见她，老四海常常想村里的一个老大妈。村里的女人夏天都喜欢光着膀子，那个大妈就住在他家的隔壁，是前年死的。大妈的最大特点就是瘦，瘦得都出了奇了。夏天她一出来，街上就像多了张搓板似的。人像搓板也就罢了，可气的是搓板上还按着两颗螺钉，两颗螺钉居然还是生了锈的。

花儿的成绩一般，对课本上的知识一概没兴趣，但她的旱冰滑得特别好，全校有名。

旱冰鞋是大城市的孩子们才可能拥有的玩意儿，花儿自己就有一双，据说还是进口的。每天中午她都在操场上操练几圈儿，那样子如一只上下翻滚的柳木棍。有一次老四海路过操场时，只看了一眼就被这东西吸引住了。由于他没见过这种玩意儿，便傻子一样坐旁边观察起来。怪了，两只鞋上居然有八个轮子，这东西比汽车都高级呀，那个瘦姑娘是怎么操作的呢？

后来花儿也发现他了，寂寞高手揣着无限优越，溜到老四海面前道：“你们山里没有这东西吧？”老四海说：“我们玩儿推圈儿。”花儿不明白推圈儿是什么，老四海告诉她，就是推着一个铁条做成的大圆圈儿满街跑。花儿说：“那有什么意思？我教你滑旱冰吧。”老四海同意了。

滑旱冰这种游戏是看着容易，可一旦穿上鞋立刻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花儿将老四海带到一个地下通道，她说这地方的地面平整，不容易摔跟头。老四海紧张地穿上旱冰鞋，刚一站起来就玩儿了个老太太钻被窝，整个身子出溜出去十几米远，后背都搓得发烫了。花儿站在原地大笑道：“土包子，你真是笨蛋，重心下沉，身子应该向前弓着。”老四海瞪了她一眼，他最不爱听“土包子”这三个字，正像反革命最讨厌“反革命”一样。老四海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按照花儿的指点，哈着腰向前冲。没想到前冲的力量太大了，一脸搓在地上，连鼻涕都喷出来了，眼前的金灯银灯晃个不停，手忙脚乱中他又连着摔了几个跟头。花儿笑得更厉害了，她花枝招展地走到老四海面前，颤巍巍地数落着：“说你笨，你就是笨得可以。我爸说过，山里的孩子脑子里都缺一根筋。”老四海恼羞成怒了，他三把两把将旱冰鞋脱下来，狠狠扔在花儿面前，大吼道：“我日你爸。”然后老四海高傲地跑了。

当天下午，老四海照例到图书馆看书。花儿就坐在不远处，二人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谁也不愿意搭理谁。

下午五点半,同学们都去吃饭了,图书馆里只剩下花儿和老四海。老四海也想去吃
饭,正要起身,花儿怒气冲冲地走过来,指着老四海的鼻子道:“你这个土包子,你敢日
我爸,我爸是干部,一年能出两次国呢。”说到这儿,花儿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老四海
的眼睛里冒出了绿光。花儿本能地想往后退,一下子正好撞在桌子角上。老四海适时地
伸出魔爪,正好抓上了花儿的胸口,果然是两颗按钉。

花儿忽然像脱水了一样,一头扎在老四海怀里,嘴里发出嚤嚤的呻吟。

老四海僵硬了,当天晚上,在操场边的一个角落里,老四海将童贞献给了花儿。事
实上这个过程仅仅持续了十秒钟,但半分钟之后,他又行了。

事后老四海一直在后悔,花儿并不是处女,自己怎么落到一个破烂儿手里了?再后
来,老四海也顾不得琢磨别的了,他与花儿沉浸在无休止的做爱游戏中。他们兴致盎
然,他们不愿自拔。他们在操场上做,在宿舍里做,在图书馆里做,有一次甚至在教室里
做得天翻地覆,当然教室里没有别人。那一阵子,老四海做爱的次数绝对比吃饭的次数
多。但每次完事,老四海都有种被杀的感觉,就跟初次进监狱的感觉一样,绝望的情绪
在身体中蔓延着,如恶性肿瘤。

花儿永远是要掌握主动的,她就是一座山,总喜欢把老四海压在身下。老四海不愿
意,于是二人一直在为这事争吵,有时候老四海干脆以不做相威胁,花儿却冷笑道:“你
要是不做,我就告你强奸!”

写到这儿,老四海又写不下去了。这不是自己的行骗经历,这是自己的做爱历程,
再这样写下去就成黄色小说了。那这本书到底该怎么开始呢?难道真要从驴人乡写起
吗?

射雕时代
SHEDIAOSHIDAI

第一部·光辉岁月

第一章 驴人乡

他考上了县中学，同学都说：“听说你们驴人乡的人鸟大，是真的吗？”老四海脱了裤子让他们看，大家也把裤子脱了，差不多。

从北京的门头沟出发，一路向西，百十公里之外有个偏僻的小地方，南款。

五十年前，南款只是翡翠群山中的一个小集镇。一条官道穿镇而过，几家零星的买卖便是南款的全部家当了。据说官道的西南方向是太原府，往西北走则是大同，如果沿着官道向东去的话，没多远就是北京城了。那时道路稀少，人们更是懒得出门。当然了，想出门也不容易，没有村里的介绍信，即使走到海南岛去你也是盲流，是人就有权把你抓起来。所以南款这个地方，除了运煤车偶尔经过外，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

南款向东南有条小路，行上二十里，便有个叫驴人乡的小山村。村子不大，几十来户人家，十几条狗，老四海就是从这个村子里走出来的。

到了老四海这一辈，驴人乡已经发展到百十户人了，虽然是乡政府的所在地但依然是个小村子。驴人乡是个山区乡，据说乡政府的管辖范围有几十里，山里有不少村落和散户都归驴人乡管。但老四海没进过山，老林子太深了，没几个人敢进去。乡长和书记是敢进山的，因为他们要定时收税。

太行山脉自北向南地将华北大地平分东西两部分，它在中央之处高高鼓了起来，如一扇屏风般伫立在华北平原的西端。有人将太行山比喻成华北的脊梁，从地形上分析这话实在是太过牵强了，因为脊梁两侧的海拔相差了千米，人要是按这个比例生出条脊梁来，保证是残废，最少也是个超级罗锅。

驴人乡坐落在太行山的半山腰，就在脊梁沟里。山村背后是看不见尽头的层层山峦，那是常年见不到太阳的老林子，据说西北风钻进去都会转了向。再向北去，两条山脉之间有一处纤细的峡谷，号称有百里之长，悬崖如墙，怪石似虎。峡谷里夏天常闹洪水，冬天的风十分凛冽，据说那风能把人的耳朵生生地扯下来。村里人一般是不敢进山的，他们看不见洪水肆虐奔腾，却总能听到它牛吼般的咆哮声。于是所有的传说都围绕着那条峡谷展开了，都是些活人与死人的纠葛。

穿越南款的官道离驴人乡不足两里路，官道旁边稀稀拉拉地散落着几十亩旱地，

全是玉米地，驴人乡的全部家底儿都在这儿了。在北方，玉米俗称棒子，是半干旱地区的主要作物。棒子的模样与高粱差不多，差别是一个将果实供奉在头顶上，另一个把老棒子手枪一样插在腰里。晒干的老棒子非常硬，能把人脑袋砸出窟窿来。棒子的生长方式也很奇怪，它把果实手枪一样斜插在玉米秆上，那模样颇为霸道。老四海小时候曾经设想过，日本鬼子的揍行应该跟老棒子差不多。老棒子产量低但异常皮实，旱不死也涝不死，特别适合半干旱的山区。正因如此，棒子是北方农民的主要伙伴，缺一不可。现在的人已经不吃棒子了，特别是这种粗糙的老棒子，他们吃进口的黏玉米，老棒子大多做了猪饲料。当然了，猪吃老棒子，人再吃猪，其实还不如直接吃棒子呢，那样倒痛快些。

老四海出生在“文革”前夕，到现在差不多四十岁了。

童年的记忆，对他来说都是黑白的，找不到任何可以追忆的色彩。自从母亲死后，驴人乡就更没什么可挂念的了。

其实老四海对驴人乡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那是个七山两水一分田的山区乡，特产是穷人。当地人的粮食都藏在自己肚子里，所以这地方的耗子比其他地区的兄弟们都小了好几号，原因是发育不良。没办法，人穷耗子也贫苦，真是没的可吃啊。但耗子是有骨气的，一旦无法容忍便举家迁移，此处不留耗子，另有留耗子的地方。可怪的是人比耗子要懒，他们不愿意动窝，在山沟子里一住就是几辈子，还觉得挺光荣。

驴人乡最大的特点就是名称怪异，由于从小就听惯了这三个字，老四海也没觉出有什么稀奇来，驴人好歹也是人，总比马厂、狗窑之类的名字响亮些。

老四海从小就生得相貌堂堂，眉目颇有些气派，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手背上生了块胎记，像个小葫芦。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葫芦娃。老四海根本不愿意搭理他们，他这个葫芦娃是胸怀大志的。

后来他考上了县中学，同学都说：“听说你们驴人乡的人鸟大，是真的吗？”老四海脱了裤子让他们看，大家也把裤子脱了，个头差不多。同学们大为失望，都说驴人乡不过是徒有其名罢了，哪儿有驴一样的人？老四海这才知道，驴人乡原来是名声在外的。

星期天回家时，老四海抓住老爹问：“县里的人都说咱驴人乡的人鸟大，真大吗？”

老爹说：“别听他们胡说，都是编排咱们哩。”

老四海说：“那咱村为何叫驴人乡？”

一听这话，老爹竟悠然自得起来，腆着胸脯道：“娃儿问得对，连祖宗来历都不晓得的人就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我告诉你，咱这个村绝不是一般的村子，咱们村啊是出过大人物的。”老四海又追问祖宗堆儿里出过什么大人物，老爹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咱家人姓老，知道为啥姓老吗？咱们的祖宗是嫖毒，所以咱们都姓老。”

当时老四海已经上中学了，多少知道些嫖毒的光辉事迹。听到这儿，不禁皱着眉

道：“爹，咱祖宗保证是瞎说，嫪毐是个太监，太监是没有鸟的。没有鸟，哪儿来的咱们？而且我听说他是个秦国人，秦国在陕西呢，离咱们这里有好几千里地呢。”

老爹哈哈笑道：“你真是个死心眼，将来进了城，城里人保证要骂你是土包子。嫪毐是个假太监，不是假太监的话，秦始皇他妈能那么喜欢他吗？嫪毐的鸟可大啦，听说能挂着车轮子满街跑，了不得哩。我再告诉你，咱们的老祖宗不是秦国人，他是后来去的秦国。他是咱赵国人，就是从咱们驴人乡出去的，咱们都是他的后人。”

老四海使劲点头，自己家里终于和大人物联系上了，真是荣幸啊！

老爹估计也是这个心思，他接着道：“嫪毐的鸟的确是太大了，有人说他是野驴转世，是驴人，所以咱们这地方就叫驴人乡了。是不好听，可外人都这么叫，谁也改不了。而且嫪毐这两字一般是认不得的，后来咱们家就改姓老了。娃儿啊，别看咱们乡现在穷，可咱们祖宗阔气过，咱祖宗日过秦始皇他妈。秦始皇是什么人？是天下所有皇上的祖宗，咱祖宗可了不得哩！将来你小子一定要争气，将来给我娶个北京丫头回来，到时候爹给你盖五间大北房。”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老四海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个北京丫头当老婆。于是他发奋努力，学习成绩是蒸蒸日上，年年领先，先是考上了重点高中，后来一努力就上了北京的大学。大学通知书下来的当晚，驴人乡沸腾了，众人奔走相告，老爹还特地放了一挂炮仗。到了后半夜，老四海家院子里飞进来十几块砖头，连窗户都砸烂了，老四海家的狗也被砸折了一条腿。到现在老四海都不知道砖头是谁扔的，估计都是姓老的。

老四海考上大学的时代是八十年代中期，大学包分配，而且学费也不贵。

但老四海家太穷了，驴人乡太穷了，把全乡所有驴人的财产加在一起，也不见得能养活一个大学生。是啊，吃、住、路费、学费、书本费、住宿费，哪一样不是钱？去北京的当天，老爹东拼西凑地借了二百块钱，然后亲自将老四海一直送到南款。

走到半路，老四海说：“爹，你别送了，我认得去南款的路。”

老爹低着头道：“送，一定要送。我不是送你，我送的是驴人乡的第一个大学生。”

此时他们已经看见那棵神树了。

南款是个大地方，初一、十五有大集，四里八乡的人都是以南款为中心的。驴人乡到南款有二十里山路，基本是下坡路，这棵神树正好坐落在十里的位置，看见它就等于走了一半。

神树其实就是棵六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槐树，一到夏天便遮天蔽日的，如半山中的一架巨大华盖，树冠足足能覆盖上一亩地。老人们说这棵树已经有五百岁了，是山神老爷的同胞兄弟。由于注定当不上神仙，一怒之下就化身成槐树，要与山神比一比谁活得更长远。神树总有其神奇的地方，老槐树也不例外。在树干上一人多高的地方，生了个方形的树洞，洞口只能容下一只拳头，洞内空间却有坛子般大小，当地人管它叫金钱

孔，也有人把它叫做树坛子。除此之外，这棵老树还有个更绝的地方，树冠靠山的一侧生机勃勃，而朝向平原的一侧正好死去了三分之一。至于为什么，那是谁也不能说清楚的。

父子俩来到树下，老爹说：“歇一会儿吧。”

老四海说：“歇一会儿您就回去吧。”

老爹没言语，一声不吭地坐在树下抽起了旱烟袋。

老四海忽然觉得分手之际，应该说点什么，可说什么呢？嗓子眼里像塞着个核桃，堵得慌。

过了一会儿老爹忽然发话了：“娃儿啊，咱家八辈子里就出了你一个大学生。到北京一定要好好学，给我当个官回来，最起码也得当个公社书记。”

老四海说：“爹，你放心，儿子一定争气。”

老爹叹息着道：“家里的事你就别管啦。我想好了，等你一走我就找你舅舅他们借些钱来，办个养鸡场。”

“啊？”老四海头一回听到老爹居然在琢磨这种念头，他恍惚着说，“您要开工厂？”

“我打听过了，上头的政策就是让大家摸着石头干，能摸一块是一块。别人能摸，咱们为什么不能摸？”老爹微笑着算计起来，“我早合计好了，南款的鸡蛋是四毛钱一斤，城里人没有鸡蛋票还买不到呢，嘿嘿！咱们要是养上它几百只鸡，家里存的那些棒子就全用上了，一年得摸多少块石头啊？”

老四海道：“可咱家里没地方啊。”

老爹道：“咱家后院的山坡上有好几十亩荒地呢。我跟乡长说说，一年给个几十块钱就行。嘿嘿……”说着老爹干笑了几声，“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如今这年月万元户比贫雇农光荣。光荣不光荣无所谓，最起码落一个实惠。你爹要是能混上个万元户，你上学的事、你二弟娶媳妇的事就不发愁啦。”

老四海不知道一万块是个什么概念，自己背包里只有两百块，但肩膀已经被勒得生疼了。当时老四海并没把老爹的话当回事，下午他们赶到南款，当天就坐长途车去北京了。

老四海去北京上学了，驴人乡从此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时代的开创者竟然是老爹。老爹本来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老四海的要强上进却将他推上了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差一点成了驴人乡的风云人物。

大儿子上学，二儿子已经下地劳动，眼看就要娶媳妇了！老爹的确是感到时不我待了，回家后他立即着手兴办蛋鸡饲养场。老爹先是四处凑钱，八方求援，前后找了三十多个亲戚，大约凑了一千多块钱。然后在山坡上盖起了鸡舍，又给村委会交了一百元承包费，签了合同，号称是三十年不变的。再之后他东赴保定，买来了一千只小蛋鸡。由